

朱子《太极解义》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

陈 来

摘要:朱子《太极解义》有三个本子:第一个本子是乾道庚寅(1170)朱子完成的初本,见于吕祖谦《太极图义质疑》,虽非全本,亦可窥见大概;第二个本子是乾道九年(1173)定本,淳熙末刊布,即淳熙本《晦庵先生文集》所载《太极解义》;第三个本子是今传通行本如《朱子全书》所载的《太极解义》,是朱子晚年最后改定本。三个本子中,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本子的定稿,此本的定稿,曾广泛吸收了张栻、吕祖谦的意见,其中根本性的理论贡献来自朱子,但它既是朱子本人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,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乾道后期道学的理论共识。朱子的太极论不仅有宇宙论意义,也有心性功夫论意义。其宇宙论意义是“明天理之根源,究万物之终始”;其心性功夫论意义是“要于常运中见太极,常发中见本性”。太极是天地运化的主宰,又是人心发动的本性,太极论就是要人在运动发见中认得太极。但是天地的主宰不能离开运化的过程,人心的本性也不能离开心的发动,这个关系应该即是“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”,故应当即动静求太极,即已发求未发,即其运化发动之中求见太极和本性。

关键词:《太极解义》;朱熹;周敦颐;吕祖谦;张栻

DOI:10.16346/j.cnki.37-1101/c.2018.04.03

朱子在“己丑之悟”后,由于功夫宗旨的问题已经解决,故立即转向哲学理论的建构。他在次年即乾道庚寅(1170)完成了《太极解义》(即对周敦颐《太极图》和《太极图说》的注释),事实上,在己丑(1169)以前朱子已经关注周敦颐和《太极图》《通书》。如在己丑的前一年(1168),他在《答汪应辰书》中就劝汪应辰研究《太极图说》,以了解周敦颐与二程的学术渊源。次年己丑(1169)他又与汪应辰书,信中他已经用“明天理之根源、究万物之终始”概括《太极图》及说的思想性质,为其《太极解义》准备了基础。正是己丑年六月朱子完成了对《太极图说》和《通书》的编订,刊行了二书的建安本^①。二三年后,朱子《再答汪应辰书》,把他作的《太极图说解》及相关的讨论寄给汪应辰,他还特别说明,吕祖谦至今对其中的一些问题“未能无疑”,并对此感到遗憾。

让我们从吕祖谦的回应开始。

一、朱子《太极解义》成书过程中的朱吕交流

朱子《太极解义》成书与朱张吕三贤之交流密不可分。关于《太极解义》,朱子与张栻往来书,多次论及。而朱子与吕祖谦书,却未尝一及之。可幸的是,在吕祖谦与朱子书中,却屡屡提及《太极解义》,成为朱子《太极解义》成书年代以及朱张吕讨论《太极解义》的最好见证。所以让我们先来看吕祖谦文集:

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七《与朱侍讲》二:

作者简介:陈来,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(北京 100084)。

^① 朱熹:《太极通书后序(建安本)》,周敦颐著,陈克明点校:《周敦颐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0年,第42页。据朱子此序,建安本之前有长沙本,亦是朱子所编定,但该本太极图附于最后,《通书》用胡氏传本,缺分章之目,故又刻建安本。

某官次粗安，学宫无簿领之烦，又张丈在此，得以朝夕咨请……《太极图解》，近方得本玩味，浅陋不足窥见精蕴，多未晓处，已疏于别纸，人回切望指教。^①

此书作于乾道六年(1170)四月^②。书中所说的《太极图解》即《太极解义》。这是张栻和吕祖谦同在严州时所写的信。这表明朱子在乾道六年庚寅春夏间已经将《太极解义》寄给张吕二人，这个时间也就是他的《太极解义》初稿完成的时间。吕祖谦书中所说“多未晓处，已疏于别纸”，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十六《与朱侍讲答问》中的《太极图义质疑》当即此书所说的“别纸”。下节将专论之。

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七《与朱侍讲》三：

某前日复有校官之除，方俟告下乃行，而张丈亦有召命，旦夕遂联舟而西矣。……《中庸》《太极》所疑，重蒙一一镌诲，不胜感激。^③

此书当作于乾道六年(1170)五月^④，照此书所说，朱子对其“别纸”应有回复，吕氏才会说“《太极》所疑，重蒙一一镌诲”。但今朱子文集中答吕伯恭诸书中却未见此种回复，应被编朱子文集者删削所致。此时张吕二人仍在严州，准备赴杭州任新职。这期间朱子与张吕书信，可在一月之间往复，较为快捷，这应是由于张栻有守任严州使人的方便。

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七《与朱侍讲》六：

周子仁义中正主静之说，前书所言仁义中正皆主乎此，非谓中正仁义皆静之用，而别有块然之静也。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”，乃中正仁义之体，而万物之一源也。中则无不正矣，必并言之曰中正；仁则无不义矣，必并言之曰仁义。亦犹元可以包四德，而与亨利贞俱列，仁可以包四端，而与义礼智同称。此所谓合之不浑，离之不散者也。^⑤

此书亦当在乾道六年(1170)^⑥。按吕氏《质疑》中主张“静者，中正仁义之主也”，这里吕祖谦再加申明，这并不是说中正仁义都是静之用，也不是说中正仁义之外别有独立的静。朱子答林择之书“伯恭亦得书，讲论颇详，然尤鶻突”，可能指的就包括吕祖谦此类质疑和讨论。朱子《太极解义》中有关仁义中正的解释，是吕祖谦主要提出意见的部分。

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七《与朱侍讲》七：

某以六月八日离鞏下，既去五日，而张丈去国，……《太极图解》，昨与张丈商量未定，而匆匆分散，少暇当理前说也。^⑦

此书当在乾道七年(1171)夏^⑧。此书证明，张吕六月去国，离开杭州，二人行前还曾讨论朱子的《太极解义》，并表示要继续讨论下去。

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七《与朱侍讲》十一：

示下《太极图》《西铭解》，当朝夕玩绎，若有所未达，当一一请教……^⑨

年谱以此书在乾道七年(1171)十月^⑩。此处所说的《太极图》疑指修改后的《太极解义》。这可以从下书得到证明。

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七《与朱侍讲》十三：

某官下粗遣，第索居无讲论之益，恐日就湮废，殊自惧耳。向承示以改定《太极图论解》，比

① 吕祖谦著，黄灵庚、吴战垒主编：《吕祖谦全集》第一册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397页。

② 杜海军：《吕祖谦年谱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72页。

③ 吕祖谦著，黄灵庚、吴战垒主编：《吕祖谦全集》第一册，第398页。

④ 杜海军：《吕祖谦年谱》，第73页。

⑤ 吕祖谦著，黄灵庚、吴战垒主编：《吕祖谦全集》第一册，第401页。

⑥ 杜海军：《吕祖谦年谱》，第88页。

⑦ 吕祖谦著，黄灵庚、吴战垒主编：《吕祖谦全集》第一册，第403页。

⑧ 杜海军：《吕祖谦年谱》，第93页。

⑨ 吕祖谦著，黄灵庚、吴战垒主编：《吕祖谦全集》第一册，第405页。

⑩ 杜海军：《吕祖谦年谱》，第99页。

前本更益觉精密。^①

此书当在壬辰(1172)。盖下书即奔父病丧矣。可见此书所说“向承示以改定《太极图论解》”,应即上书所说的“示下《太极图》”,即朱子的《太极解义》。

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七《与朱侍讲》十五:

某罪逆不死,复见改岁,……太极说俟有高安便,当属子澄收其板。^②

则此书已在癸巳(1173)初^③。此书所说的“太极说”,是指张栻在高安刊行的《太极图说解义》。他准备有便人去江西时请刘子澄协助收板,使其《太极图说解义》不再印行。

此事朱子也已经直接劝过张栻,如朱子答人书:

钦夫此数时常得书,论述甚多。《言仁》及江西所刊《太极解》,盖屡劝其收起印板,似未甚以为然,不能深论也。《续集·答李伯谏》壬辰)^④

盖张栻在收到朱子的《太极解义》后,自己也作了《太极解》,被人在江西高安刊行,朱子认为这未经仔细修改讨论,失于仓促,故劝张栻收起印板,吕祖谦也同意朱子的这一主张。

二、朱子《太极解义》成书过程中的朱张交流

以上是从吕祖谦文集看朱子与张栻论商太极解义的情形。下面来看朱子与张栻书信往来对此解义的讨论。

得钦夫书,论太极之说,竟主前论,殊不可晓。伯恭亦得书,讲论颇详,然尤鹳突。问答曲折,谩录去一观。《别集·林择之十五》庚寅夏)^⑤

这是朱子与林择之书,这里所说的张栻“竟主前论”,没有明确说明所指为何。朱子只是对张栻未接受他的意见表示难以理解,对吕祖谦的异议则更觉得“鹳突”。但是实际上朱子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意见,对初稿作了相应修改。

来看朱子与张栻的书信。

《太极图》立象尽意,剖析幽微,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。观其手授之意,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之。程子之秘而不示,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。《答张敬夫二十》)^⑥

此书应在朱子寄《太极解义》给张栻之初,即在庚寅。后来朱子在乾道九年(1173)作的《太极解义注后记》中说:

熹既为此说,尝录以寄广汉张敬夫。敬夫以书来曰:“二先生所与门人讲论问答之言,见于书者详矣。其于《西铭》,盖屡言之,至此图,则未尝一言及也,谓其必有微意,是则固然。然所谓微意者,果何谓耶。”^⑦

朱子这里引用的张栻答书中语,应即是对朱子《答张敬夫二十》书的回复,今张栻文集中已不可见。可见朱子答张敬夫二十书,应即是“录以寄广汉张敬夫”的信,时在庚寅(1170)春,而不能在后(《答张敬夫二十》书乃数书杂列,无法更析论考)。

今存朱子与张栻书,只有二封是详论《太极解义》义理的,其一如下:

① 吕祖谦著,黄灵庚、吴战垒主编:《吕祖谦全集》第一册,第407页。

② 吕祖谦著,黄灵庚、吴战垒主编:《吕祖谦全集》第一册,第409页。

③ 杜海军:《吕祖谦年谱》,第111页。

④ 朱熹:《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》卷八,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:《朱子全书》第25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/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2年,第4786页。此信之年参拙著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》。

⑤ 朱熹:《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》卷六,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:《朱子全书》第25册,第4951页。此信之年参拙著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7年。

⑥ 朱熹: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一,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:《朱子全书》第21册,第1341页。此书原注“壬辰冬”,但为数书之合,上引之文应是朱子作《太极通书解》之初时所作。

⑦ 周敦颐著,陈克明点校:《周敦颐集》,第11页。

《太极解》后来所改不多，别纸上呈，未当处，更乞指教。但所喻“无极”“二五”不可混说，而“无极之真”合属上句，此则未能无疑。盖若如此，则“无极之真”自为一物，不与二五相合，而二五之凝、化生万物又无与乎太极也。如此岂不害理之甚！兼“无极之真”属之上句，自不成文理。请熟味之，当见得也。“各具一太极”，来喻固善。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，著个“一”字，方见得无欠缺处，似亦不妨。不审尊意以为如何？（《答张敬夫十三》乾道七年春）^①

对于朱子的解义，张栻的第一个意见是“无极之真”应属上读，作“各一其性，无极之真”而不是“无极之真、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”。朱子认为这在文字和义理上都说不通。张栻第二个意见是，“各具一太极”中的“一”字可去掉，朱子则坚持保留“一”字，认为这样似乎更好。从朱子所说“《太极解》后来所改不多”，可以推知朱子在与张栻和吕祖谦讨论之后，在《太极解义》的主要义理方面所作的修改不多。朱子与张栻、吕祖谦主要的理论上的分歧，是围绕朱子对《太极图》说“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”的解释。

朱子与张栻另一讨论《太极解义》义理的书信如下：

又《太极》“中正仁义”之说，若谓四者皆有动静，则周子于此更列四者之目为剩语矣。但熟玩四字指意，自有动静，其于道理极是分明。盖此四字便是“元亨利贞”四字（仁元中亨义利正贞），元亨利贞、一通一复，岂得为无动静乎？近日深玩此理，觉得一语默、一起居，无非太极之妙，正不须以分别为嫌也。“仁所以生”之语固未莹，然语仁之用，如此下语，似亦无害。不审高明以为如何？（《答张敬夫十七》辛卯壬辰）^②

根据此书，张栻的主张是“中正仁义四者皆有动静”，张栻答吕祖谦书说“某意却疑仁义中正分动静之说”可以为证，认为不能以仁义属动，中正属静。这可能也就是朱子所说的“得钦夫书论太极之说，竟主前论，殊不可晓”。不过朱子在附辩中所说的“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”，主要指吕祖谦，与此处张栻所说不同，附辩中并没有包括张栻这一观点的批评与对张栻的回应。此外，朱子初稿中应有“仁所以生”一句，今本已经不见，则是后来被修改删去。

由上面叙述可见，朱子的《太极解义》是在与朋友的反复讨论中，经不断修改考订而后成。而张栻的《太极图说解义》，后于朱子解义而作，却在乾道八年（1172）刻于江西高安。朱子觉得这失于仓促，故与张栻书言：

又刘子澄前日过此，说高安所刊《太极说》，见今印造，近亦有在延平见之者。不知尊兄以其书为如何？如有未安，恐须且收藏之，以俟考订而后出之也。（《答钦夫仁疑问四十七》癸巳）^③

这就是前引吕祖谦与朱子书所说的“《太极说》俟有高安便，当属子澄收其板”之事。朱子希望张栻收回此板，等改订后再考虑印行。

朱子文集中还有与张栻一书论及太极者：

孟子明则动矣，未变也；颜子动则变矣，未化也。有天地后此气常运，有此身后此心常发，要于常运中见太极，常发中见本性。离常运者而求太极，离常发者而求本性，恐未免释老之荒唐也。（《答张敬夫问目四十一》庚寅辛卯）^④

此书的意义在于，朱子的太极论不仅具有宇宙论意义，也有心性功夫论意义。其宇宙论意义是“明天

① 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一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1册，第1332—1333页（本文所用引文标点有改动，不再一一出注）。此书之年笔者曾以为在庚辰（1160），今看应在辛卯（1171）。

② 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一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1册，第1337页。此书之年参拙著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》。

③ 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二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1册，第1417页。此书之年参拙著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》。

④ 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二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1册，第1403页。此书之年参拙著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》。

理之根源，究万物之终始”；其心性功夫论意义是“要于常运中见太极，常发中见本性”。太极是天地运化的主宰，又是人心发动的本性，太极论就是要人在运动发见中认得太极。但是天地的主宰不能离开运化的过程，人心的本性也不能离开心的发动，这个关系应该即是“体用同源，显微无间”，故应当即动静求太极，即已发求未发，即其运化发动之中求见太极和本性。这个结论应当既是朱张二人在长沙会讲达成的共识，也是二人在《太极解义》讨论中的基础。

张栻集中与朱子等人论朱子《太极解义》书也有数封。

某备数于此，自仲冬以后凡三得对，……《太极图解》析理精详，开发多矣，垂晦甚荷。向来偶因说话间妄为他人传写，想失本意甚多。要之言学之难，诚不可容易耳。《图解》须仔细看，方求教。但觉得后面亦不必不论如此之多，只于纲领出拈处可也。（《答朱元晦·又》）^①

此书应在庚寅(1170)之冬十二月^②，“《太极图解》析理精详，开发多矣，垂晦甚荷”，“《图解》须仔细看，方求教”，这看起来是，虽然朱子在本年初夏早就把《太极解义》寄给张栻，但张栻因政治活动频繁，未曾细观。另外，也有可能此书所说的《太极图解》是朱子的改本，如吕祖谦书所见，因为按理说张栻不会对朱子春天寄来的《太极解义》的回应拖至冬日。张栻答吕祖谦：

元晦数通书讲论，比旧尤好。《语孟精义》有益学者，序引中所疑曾与商榷否？但仁义中正之论，终执旧说。濂溪自得处浑全，诚为二先生发源所自。然元晦持其说，句句而论，字字而解，故未免返流于牵强，而亦非濂溪本意也。观二先生遗书中，与学者讲论多矣，若《西铭》则再四言之，至太极图则未尝拈出此意，恐更当研究也。（《寄吕伯恭》）^③

此书提及《论孟精义》，其年代当在壬辰(1172)^④。其中提到朱子的数句，是指朱子没有接受张栻关于仁义中正的意见，“终执旧说”。张栻批评朱子的《太极解义》对周敦颐的原书“句句而论，字字而解，故未免返流于牵强”，有失濂溪浑全本意。

其《答吴晦叔》云：

伯恭昨日得书，犹疑《太极说》中体用先后之论，要之须是辨析分明，方真见所谓一源者。不然，其所谓一源，只是臆度想象耳。但某意却疑仁义中正分动静之说，盖是四者皆有动静之可言，而静者常为之主，必欲于其中指二者为静，终有弊病。兼恐非周子之意，周子于主静字下注云“无欲故静”，可见矣。如云“仁所以生”，殊觉未安。生生之体即仁也，而曰仁所以生，如何？周子此图固是毫分缕析，首尾洞贯，但此句似不必如此分。仁义中正，自各有义，初非混然无别也。更幸见教。（《答吴晦叔·又》）^⑤

此书疑在辛卯(1171)^⑥，吕祖谦写信给张栻，表示他对朱子《太极解义》体用先后说的不同意见。张栻则声明，他对朱子《太极解义》的体用先后论没有意见，而对其中的仁义中正分动静之说有所不满。这是张栻对朱子解义的主要批评意见。

三、朱子《太极解义》成书过程中与其他学者的交流

在张吕之外，朱子与其他学者也就《太极解义》作了广泛的交流，其中答杨子直书在思想上特别重要，杨子直是朱子的学生。书中说道：

承喻“太极”之说，足见用力之勤，深所叹仰。然鄙意多所未安，今且略论其一二大者，而其

① 张栻著，杨世文点校：《张栻集》（四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5年，第1100页。

② 《张宣公年谱》，王开璋、胡宗楙、[日]高畑常信著，邓洪波辑校：《张栻年谱》，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61页。

③ 张栻著，杨世文点校：《张栻集》（四），第1134页。

④ 朱子《论孟精义》成书在壬辰岁(1172)，《朱子年谱》“八年壬辰，四十三岁，春正月，《论孟精义》成”（王懋竑纂订：《朱子年谱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，第46页）。

⑤ 张栻著，杨世文点校：《张栻集》（四），第1065页。

⑥ 既云伯恭得书，则应在二人辛卯(1171)六月去国之后，否则以临安邻墙之近，二人必不用书札矣。

曲折则托季通言之。

盖天地之间，只有动静两端，循环不已，更无余事，此之谓易。而其动其静，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，是则所谓太极者也。圣人既指其实而名之，周子又为之图以象之，其所以发明表著，可谓无余蕴矣。原“极”之所以得名，盖取枢极之义。圣人谓之“太极”者，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。周子因之而又谓之“无极”者，所以著夫无声无臭之妙也。然曰“无极而太极，太极本无极”，则非无极之后别生太极而太极之上先有无极也。又曰“五行阴阳，阴阳太极”，则非太极之后别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极也。以至于成男成女、化生万物，而无极之妙盖未始不在是焉。此一图之纲领，《大易》之遗意，与老子所谓“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而以造化为真有始终者正南北矣。来喻乃欲一之，所以于此图之说多所乖碍而不得其理也。熹向以太极为体，动静为用，其言固有病，后已改之曰：“太极者，本然之妙也；动静者，所乘之机也。”此则庶几近之。来喻疑于“体用”之云，甚当。但所以疑之之说，则与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。然盖谓太极含动静则可（以本体而言也），谓太极有动静则可（以流行而言也），若谓太极便是动静，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，而“易有太极”之言亦赘矣。其它则季通论之已极精详，且当就此虚心求之，久当自明，不可别生疑虑，徒自缴绕也。（《答杨子直方一》辛卯）^①

这是这一时期朱子论《太极图说》思想最重要的一封信。据其中所说：“熹向以太极为体，动静为用，其言固有病，后已改之曰：‘太极者，本然之妙也；动静者，所乘之机也。’此则庶几近之。”则朱子初稿中应有“太极为体，动静为用”的类似说法，后来改为“太极者，本然之妙也；动静者，所乘之机也”这一著名的表述。这一重要改动至少在乾道九年（1173）定本时已经出现。

朱子的学生廖德明来书请问：

德明伏读先生《太极图解义》第二章曰：“动而生阳，诚之通也，继之者善，万物之所资始也。静而生阴，诚之复也，成之者性，万物各正其性命也。”德明谓无极之真，诚也，动而生阳，静而生阴，动静不息，而万物继此以出与因此而成者，皆诚之著，固无有不善者，亦无非性也，似不可分阴阳而为辞。如以资始为系于阳，以正性命为系于阴，则若有独阳而生、独阴而成者矣。详究先生之意，必谓阳根于阴、阴根于阳，阴阳元不相离，如此，则非得于言表者，不能喻此也。^②

朱子回答说：

继善、成性分属阴阳，乃《通书》首章之意，但熟读之，自可见矣。盖天地变化，不为无阴，然物之未形，则属乎阳；物正其性，不为无阳，然形器已定，则属乎阴。尝读张忠定公语云：“公事未著字以前属阳，著字以后属阴。”似亦窥见此意。（《答廖子晦一》甲午）^③

朱子所说的阴阳观，他在后来也保持不变。朱子《太极解义》附辩中说到几种对其解义的意见，其中有所谓“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”，这应当就是指廖德明的意见及类似廖德明的意见。

再来看朱子答程允夫有关《太极解义》的问目，只是这一答问应已在乾道癸巳（1173）朱子《太极解义》定稿之后了。

《文集·答程允夫》载（顶格段为程允夫问，其后退二格开始的段落为朱子答）：

《太极解义》以太极之动为诚之通，丽乎阳，而继之者善属焉；静为诚之复，丽乎阴，而成之者性属焉。其说本乎《通书》。而或者犹疑周子之言本无分隶之意，阳善阴恶又以类分。又曰：“中也，仁也，感也，所谓阳也，极之用所以行也。正也，义也，寂也，所谓阴也，极之体所以立也。”或者疑如此分配，恐学者因之或渐至于支离穿凿。不审如何？

① 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五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2册，第2071—2072页。杨方庚寅（1170）来学，朱子作此书时，《太极解义》已经有所修改，疑在癸巳（1173）。但论“极”字之义，未见于《太极解义》。

② 廖德明书见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五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2册，第2079—2080页。

③ 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五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2册，第2080页。此书之年参拙著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》。然若据附辩，则此书不当晚于癸巳（1173）。

此二义,但虚心味之,久当自见。若以先入为主,则辨说纷拏,无时可通矣。

“仁义中正”,洵窃谓仁义指实德而言,中正指体段而言。然常疑性之德有四端,而圣贤多独举仁义,不及礼智,何也?

中正即是礼智。

《解义》曰:“程氏之言性与天道,多出此图,然卒未尝明以此图示人者,疑当时未有能受之者也。”是则然矣。然今乃遽为之说以传之,是岂先生之意耶?

当时此书未行,故可隐,今日流布已广,若不说破,却令学者枉生疑惑,故不得已而为之说尔。

濂溪作《太极图》,发明道化之原;横渠作《西铭》,揭示进为之方。然二先生之学,不知所造为孰深?

此未易窥测,然亦非学者所当轻议也。

程子曰:“无妄之谓诚,不欺其次矣。”无妄是圣人之诚,不欺是学者之诚,如何?

程子此段,似是名理之言,不为之等差而发也。

《近思录》载横渠论气二章,其说与《太极图》动静阴阳之说相出入。然横渠立论不一而足,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。

横渠论气与《西铭》《太极》各是发明一事,不可以此而废彼,其优劣亦不当轻议也。(《答程允夫》乙未后)^①

以上,问目第一段引用了《太极图解》的文句,也就太极之动属阳、太极之静属阴的说法有所质疑,并对中仁属阳、正义属阴的解释也有所怀疑。朱子让其虚心体味,不必辨说。

四、朱子《太极解义》庚寅初稿与通行本的异同

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十六载《与朱侍讲答问》,中有《太极图义质疑》,如前所说,当作于乾道六年(1170)四五月间。其中所载录的朱子《太极解义》的文字,应为朱子的初稿,下附吕祖谦的疑问和讨论^②。虽然其中录载的朱子解义,乃是吕氏摘引朱子原文,并不是解义的全文,但仍有其价值。

朱子《答林择之》书“伯恭亦得书,讲论颇详,然尤鹘突”,所指应即吕氏《太极图义质疑》。《太极图义质疑》第一行是引朱子解义之文,下退进两格开始的是吕氏的质疑。全文见下(字号加粗标明者是本文作者描黑,为朱子《太极解义》定本中已删去不见的字句),而我的评论则以“按”字出之,读者幸留意焉。

无声无臭,而造化之枢纽,品汇之根柢系焉。

太极即造化之枢纽、品汇之根柢也,恐多“系焉”两字。

按: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作“上天之载,无声无臭,而实造化之枢纽,品汇之根柢也”。可见朱子定本吸收了吕氏的意见,去掉了“系焉”二字。

所谓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。诚者,圣人之本,物之终始,而命之道也。动而生阳,诚之通也,继之者善,万物之所资始也;静而生阴,诚之复也,成之者性,万物各正其性命也。

以动而生阳为继之者善,静而生阴为成之者性,恐有分截之病。《通书》止云“一阴一阳之谓道,继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元亨诚之通,利贞诚之复”,却自浑全。

按: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作“所谓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。诚者,圣人之本,物之终始,而命之道也。其动也,诚之通也,继之者善,万物之所资以始也;其静也,诚之复也,成之者性,万物各正其性命也”。定

^① 朱熹: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一,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:《朱子全书》第22册,第1888—1889页。此书之年参拙著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》。

^② 以下《太极图义质疑》引文皆见吕祖谦著,黄灵庚、吴战垒主编:《吕祖谦全集》第一册,第589—591页。

本把原作“动而生阳”“静而生阴”改为“其动也”“其静也”更为简练。

太极，道也。阴阳，器也。

此固非世儒精粗之论，然似有形容太过之病。

按：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作“太极，形而上之道也；阴阳，形而下之器也”。定本增加“形而上”和“形而下”的定语，对道器的分别在哲学上界定的更为清晰，符合朱子的哲学思想。朱子解义《附辩》中说：“阴阳太极，不可谓有二理必矣。然太极无象，而阴阳有气，则亦安得而无上下之殊哉？此其所以为道器之别也。故程子曰：‘形而上为道，形而下为器，须着如此说。然器亦道也，道亦器也。’得此意而推之，则庶乎其不偏矣。”这可以看作对这里改动理由的说明。

太极立，则阳动阴静两仪分。

太极无未立之时，立字一语恐未莹。

按：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作“有太极，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”，不再用“立”字，这是吸收了吕氏的意见。

然五行之生，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，所谓‘各一其性’也。各一其性，则各具一太极。而气质自为阴阳刚柔，又自为五行矣。

“五行之生，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，所谓各一其性，则各具一太极”，亦似未安。深详立言之意，似谓物物无不完具浑全。窃意观物者当于完具之中识统宗会元之意。

按：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作“然五行之生，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，所谓‘各一其性’也。各一其性，则浑然太极之全体，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，而性之无所不在，又可见矣”。可见朱子初稿中“则各具一太极”以下三句在后来定本中作了修改，虽然并不是依据吕氏的意见来修改的。

有无极二五，则妙合而凝。

二五之所以为二五，即无极也。若“有无极二五”，则似各为一物。阴阳，五行之精，固可以云“妙合而凝”，至于“无极之精”，本未尝离，非可以“合”言也。

按：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作“此无极、二五所以混融而无间者也，所谓‘妙合’者也”。“妙合而凝”是周子原话，而在吕氏提出意见后，朱子解义不再用“妙合”，而用“混融无间”，亦不再用“有无极二五”的说法。

妙合云者，性为之主，而阴阳五行经纬乎其中。

阴阳五行非离性而有也。有“为之主”者，又有经纬错综乎其中者，语意恐未安。

按：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作“盖性为之主，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，又各以类凝聚而成形焉”。朱子定本去掉“妙合”云者，经纬后加“错综”二字，应是接受了吕氏的意见。

男女虽分，然实一太极而已。分而言之，一物各具一太极也。道一而已，随时著见，故有三才之别，其实一太极也。

此一段前后皆粹，中间一段似未安。

按：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作“自男女而观之，则男女各一其性，而男女一太极也；自万物而观之，则万物各一其性，而万物一太极也。盖合而言之，万物统体一太极也；分而言之，一物各具一太极也”。此段前后改动较大，而其所以修改之意，并非吕氏意见，应考虑到他人的意见，以及朱子自己的调整。初稿中“道一而已，随时著见，故有三才之别”数语见于定本《太极图说》最后一段的解义，应该是后来从此段中移去的。

生生之体则仁也。

体字似未尽。

按：“生生之体则仁也”，此句在定本中已删去，应是吸收了吕氏的意见。

静者，性之贞也。万物之所以各正性命，而天下之大本所以立也，中与仁之谓也。盖中则无不正，而仁则无不义也。

“中则无不正，而仁则无不义”，此语甚善。但专指中与仁为静，却似未安。窃详本文云“圣

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”，是静者用之源，而中正仁义之主也。

按：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作“然静者诚之复，而性之真也。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，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，而一天下之动哉？故圣人中正仁义，动静周流，而其动也必主乎静。此其所以成位乎中，而天地日月、四时鬼神，有所不能违也”。定本中“静者，性之贞也”已改为“静者诚之复，而性之真也”。而原本“静者，性之贞也”以下几句改动甚大，盖吕氏于中正仁义之理，提出异议较多且执，此即张栻所说“伯恭犹疑太极说中体用先后之论”，这应当是朱子后来对这一部分改动较大较多的原因之一。

五行顺施，地道之所以立也。中正仁义，人道之所以立也。

“五行顺施”，恐不可专以地道言之。“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”，亦似不必加“中正”字。立人之道，统而言之，仁义而已，自圣人所以立极者言之，则曰“中正仁义”焉，文意自不相袭。

按：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作“阴阳成象，天道之所以立也；刚柔成质，地道之所以立也；仁义成德，人道之所以立也”。原稿以中正仁义为人道，吕氏提出不必加中正，只提仁义即可，朱子吸收了 this 意见，定本中只说“仁义成德，人道之所以立也”。

☯^①者，阳之动也，○之用所以行也。☷^②者，阴之静也，○体之所以立也。☰者，☷之根也；☷者，☰之根也。无极二五，理一分殊。

“理一分殊”之语，恐不当用于此。

按：朱子《太极图解》初稿中有“无极二五，理一分殊”之说，吕氏不赞成用于对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的解释，朱子后来的定本删去了这八个字。

非中，则正无所取；非仁，则义无以行。

未详。

按：此数语在定本中已删去。

阳也，刚也，仁也，☰也，物之始也。阴也，柔也，义也，☷也，物之终也。

后章云“太极之妙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动静相涵，仁义不偏，未有截然不相入而各为一物者也”。此语甚善，似不必以阴阳、刚柔、仁义相配。

按：吕氏这里所说的后章云云，不见于定本，吕氏认为这几句把阴阳、刚柔、仁义相配，是不必要的。朱子删去这几句，可能吸收了 this 意见。

最后两段是论《太极图解》，不是《太极图说解》，其中有图形符号，○为太极的图形。由以上对比可见，朱子虚心吸收了吕祖谦不少意见，对原稿进行了修改，这些意见有些属于修辞性的，有些属于义理性的。吕祖谦的意见和朱子对相关意见的采纳，促进了朱子解义从义理到表述的完善。

五、朱子《太极解义》癸巳定稿与通行本的异同

最后来看，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淳熙本《晦庵先生文集》中的《太极解义》与后来流传的《太极解义》通行本的差异。淳熙本《太极解义》应是朱子淳熙末正式刊布的《太极解义》本，亦即是乾道九年(1173)定本^③。如果说通行本与淳熙本有所差异的话，那只能得出结论，淳熙本刊布后，自绍熙以后直至朱子去世，在这个期间朱子还曾对《太极解义》有所修改，尽管修改的幅度并不大。

根据淳熙本的《太极解义》，其《太极图说解》与通行本的不同处是：

1. 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云：

盖五行之变，至于不可穷，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。至其所以为阴阳者，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

① 阳动图形，周敦颐太极图之第二圈左半部分。

② 阴静图形，周敦颐太极图之第二圈右半部分。

③ 见朱熹《题太极西铭解后》，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八十二，作于淳熙戊申(1188)二月(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4册，第3880页)。

本然也，夫岂有所亏欠间隔哉。

淳熙本《太极解义》没有“至其所以为阴阳者，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，夫岂有所亏欠间隔哉”三句。而“盖五行之变”作“盖其变”。通行本增加的这几句，还是重要的补充。

2. 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云：

五行具，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，故又即此而推本之，以明其浑然一体，莫非无极之妙；而无极之妙，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。盖五行异质，四时异气，而皆不能外乎阴阳；阴阳异位，动静异时，而皆不能离乎太极。至于所以为太极者，又初无声臭之可言，是性之本体然也。

淳熙本《太极解义》此段之首没有“五行具，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，故又即此而推本之，以明其浑然一体，莫非无极之妙；而无极之妙，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”数句。而此段之首作“此据五行而推之，明无极二五混融无间之妙，所以生成万物之功也”，此为通行本所无。通行本段首增加的数句使义理的表述更加完整。

3. 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云：

盖性为之主，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，又各以类凝聚而成形焉。

淳熙本《太极解义》在“经纬错综”下有“乎其中”三字。这也是《太极解义》初稿中所原有的，见吕祖谦质疑所引。

4. 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云：

然静者诚之复，而性之真也。

淳熙本《太极解义》“真”字作“贞”。

5. 通行本《太极解义》云：

此天地之间，纲纪造化，流行古今，不言之妙。圣人作易，其大意盖不出此，故引之以证其说。

淳熙本《太极解义》没有此数句。通行本增加的这一段使得语意更足。

此外，淳熙本的《太极图解》亦与通行本有小差异，如淳熙本无“于是乎在矣”，而通行本“五气布”下淳熙本多“而”字，等。

这证明，朱子在淳熙末年正式公布其《太极解义》，此后十年，至其病故，仍对《太极解义》作了一些修改，虽无关大义。今传通行本是其最后的修订本。修改的主要内容，是增加了三段文字，删去了一段文字。增加的部分使得义理的表述更加完善。

由此可知，朱子《太极解义》有三个本子，第一个本子是乾道庚寅(1170)朱子完成的初本，见于吕祖谦《太极图义质疑》，虽非全本，亦可窥见大概。第二个本子是乾道九年(1173)定本，淳熙末刊布，即淳熙本《晦庵先生文集》所载《太极解义》。第三个本子是今传通行本如《朱子全书》所载的《太极解义》，是朱子晚年最后改定本。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本子的定稿，此本的定稿，曾广泛吸收了张栻、吕祖谦的意见；其中根本性的理论贡献来自朱子，但它既是朱子本人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，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乾道后期道学的理论共识。